

本义、词源义考释对于同义词教学的意义**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张 博

一 通行的同义词辨析方法的局限

“同义词，是指同一意义可由两个以上的词为代表。”^①正由于同义词是在“同一意义”、即同一义位上有聚合关系，因此，目前汉语词汇研究与教学多着眼于同义词共有的义位来辨析它们之间细微的意义差别。比如，从词义的着重点、语意的轻重、词义范围的大小、词义的具体与概括等方面辨析同义词理性意义的差异，从感情色彩、形象色彩、语体色彩等方面辨析同义词色彩意义的差异^②，一般都是在同一义位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细辨一义的同中之异”^③的方法，比起“将同义词辨析变成以词为单位，对一组词作同义近义与不同义近义的辨述，即多义词诸义的横向比较”^④来说，自然显得简明扼要，有利于学习者清楚便捷地了解和把握同义词的意义差别。但是，我们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发现，如果仅仅局限于现代汉语共时平面上的一个义位对同义词进行辨析，有时并不能有效地预防和解释与同义词有关的词语偏误。例如，留学生作文中有这样的语句：

这个城市很漂亮，到处都有树，还有很多房顶花园。

我租了房子在学校附近，我的同房也是美国人。

“房”“屋”是典型的同义词，可它们与同一语素构成的复合词“同房”与“同屋”却表示不同的意思，“屋顶花园”的“屋”也不宜用“房”来替换。“房”与“屋”这类特定的搭配关系是不是由其意义差异决定的？若是，它们的意义差异究竟在哪里？有人认为，“房子”的范围大，“屋子”的范围小^⑤，这一辨析切合一般语境中“房子”和“屋子”的差异，可却不能解释前举中介语语料中词语偏误的原因。

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同义词辨析，从而使学习者恰当地选择同义词组词造句？我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有必要追溯词义发展的历史，结合本义或词源义来揭示同义词之间的意义差别，解释同义词的特定搭配关系。因为，词语的同义关系一般都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来自词义的发展衍化。也就是说，本义或词源义不同或差异较大的词语，在其意义的不断引申或分化的过程中可能发展出一个（或几个）意义相同的义位，从而变成同义词。这些词尽管有了相同的义位，可它们各自的词源义或本义的某些语义特征，还会深深地潜隐

** 本课题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1JA74002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2JAZJD740006。谨致谢忱。

在语言使用者的语感中，制约着人们在组词造句时对同义词语的选择。例如，“房”和“屋”在先秦时期已都有房子、房屋义，形成同义关系，可它们的本义并不相同。“屋”的本义是屋的顶部覆盖，引申指房舍，还引申出“覆盖”、“车盖”、“帽子顶部高起的部分”等义位，其中“房舍”义又分化出“劓”，指在户内诛杀大臣，“覆盖”义又分化出“幄”，指用于覆盖的帐幕；而“房”本指正室两旁主要用于睡觉的房屋，其词源义为“两旁”，与“方”（相并的两船）、“旁”、“肪”（脂在腰曰肪）、膀（bǎ ng）肩膀、“祊”（在庙门旁举行的祭祀）、塋（田边土坡；沟渠或土埂的边）、帮（物体两旁，如“鞋帮”、“车帮”、“床帮”）等词有同族关系。由于表房屋义的“屋”和“房”各有来源，因此，它们在造句构词上常常表现出不同的组合倾向。具体而言，涉及房顶时多用“屋”，如“屋顶花园”、“屋漏偏逢连绵雨”、“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等；与住宿睡觉相关时多用“房”，如“同房”多侧重指在同一房间住宿或夫妻生活，而同室者、室友则称“同屋”，另外，与住宿睡觉无关的“书房”“灶房”可称为“书屋”“灶屋”，而与住宿睡觉相关的“卧房”“客房”中的“房”却不能用“屋”替代。这个例证使我们看到，本义、词源义不同的词语可以在意义发展的过程中殊途同归，产生相同的义位，可这个义位只是表层的概念意义，它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完全覆盖本义、词源义的语义特征，使人们无法从词义的侧重点、语意轻重、词义范围大小、褒贬色彩等方面体察到同义词的差异，但在具体的语境中，本义词源义的某些语义特征还是常常通过特定的组合关系顽强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对词语的本义、词源义茫然不知，就可能捕捉不到同义词各自的语义特征，把可以解释的某些固定搭配说成是“约定俗成”。因此，在同义词教学中，既要强调“细辨一义的同中之异”，又要注意不能割断词义发展的历史脉络而仅辨“一义的同中之异”，特别是不能忽视本义、词源义考释对于同义词辨析的重要意义。

二 本义、词源义考释有助于揭示同义词的语义特征

在词汇教学中，我们常常发现，一般的工具书、特别是现代汉语字典词典多不能精确地呈现同义词近义词之间的意义差别，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词典释义多用同义词对释的方法，有时是两个同义词交互训释，有时是用其中的一个解释另一个。这样的释义方式完全没有涉及同义词辨析。还有一种情况是，词典释义虽然对某些同义词或近义词进行了比较，但未能准确地指出其最主要的意义差异。由于辞书释义存在这些局限，我们在同义词教学中就不能简单地照搬词典训释，而往往要通过考释本义、词源义来发现同义词各自的语义特征，并通过准确的词义辨析，使学习者把握同义词最为重要的同中之异。

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侧门”“旁门”分别释为：

[侧门] 旁门。

[旁门] 正门旁边的或整个建筑物侧面的门。

用“旁门”解释“侧门”，自然会给学习者这样的印象：“侧门”就是“旁门”。而在我们的语感中，“旁门”与“侧门”是有区别的，“旁门”多与“中门”相对而言，指中门两边的门；而“侧门”多与“正门”相对而言，指建筑物侧面的门。这样的语感是否准确，可以通过求索“旁”“侧”的词源义来验证。分析上文列举的与“旁”同族的“方”“肪”“膀”“妨”“傍”“帮”等词的词义，我们看到，“旁”表示的“旁边”义隐含两者并列和对称的语义特征，因此，“旁”门多表并列在中门两边的门。而“侧”与“仄”（倾斜、不正）、“昃”（日过午偏斜）有同族关系，它表示“旁边”义时隐含“不正”义；因此，人们一般所说的“侧门”，不在建筑物的正面，而在侧面。“旁”“侧”的语义特征还可以从另外一些固定搭配中得到证实。例如我们说“左侧”“右侧”，不说“左旁”“右旁”，因为与“左”或“右”搭配的成分，不具备“两者相并列”的语义特征；而“路旁有很多杨树”，不能替换为“路侧有很多杨树”，如用“侧”替换“旁”，要说“路的两侧有很多杨树”，因“旁”字隐含对称这一语义特征，说路旁自然可指路的两边，而“侧”无这一语义特征，因此，需要借助于“两”来与之组合方能表示“两边”义。

又如，《现代汉语词典》的“盘子”和“碟子”的解释是：

[盘子] 盛放物品的浅底的器具，比碟子大，多为圆形。

[碟子] 盛菜蔬或调味品的器皿，比盘子小，底平而浅。

《现代汉语词典》对“盘子”和“碟子”的形状特点进行了描述和比较，对照两个词条的释语，留学生都会以为“浅”是“盘子”和“碟子”的共同特点，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盘子大，碟子小。而在实际交际中，留学生常常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有时可以管大的叫碟子，管不太大的也可以叫盘子？小孩儿玩的在空中抛来抛去的圆片形玩具，比盛菜的盘子大得多，为什么叫“飞碟”而不叫“飞盘”？空中的圆形不明飞行物更大，为什么也能叫“飞碟”？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类疑惑，往往是因为词典释义未能抓住同义近义词意义的主要差异。同义词最为主要的意义区别究竟是什么？有时需要考察词语的本义或词源义才能找到答案。例如，系联与“碟”有谐声关系的多个词语，发现它们多有“薄”义：萁（薄）、萁（草木的叶子）、牒（简札，记事用的小木片或竹片）、裸（单衣）、[萁+刂]（切成薄片的肉）、堞（城上矮墙）、蝶（蝴蝶。翅膀大而薄）、鲮（比目鱼。身体扁平）、[竹字头+萁]（书页），于此可知，“碟”的词源义当为薄；而“盘”的得名之义当为“圆”，因“盘”引申出盘旋义，与“盘”同族的“般”（回转）、[般+目，上下结构]（转目视）、[髟+般，上下结构]（盘起的发髻）等皆寓回转义。通过求索“碟”与“盘”的词源义，可以确定，作为盛菜用的圆形器具，“碟子”与“盘子”的区别首先在于碟子比盘子更浅、更扁平，而“小”是附属于“浅”的形状特征。

以上两个例证显示，词源义和本义的某些语义特征犹如生物体的遗传基因，在词语孳生和意义引申的过程中既绵延不绝，又渐次失落隐晦，因此，如果局限于孳生词或后起义，往往不能真切地观察到词语的语义特征，但是，如果纵向地分析多义词的引申义列，尤其是追溯到它的本义，或者系联声近义通的多个词语以抽绎其词源义，则会比较容易地发现被概念意义覆盖的某些基因型的语义特征。在进行同义词辨析时，这种穷源竟委式的考索，

对于准确地揭示同义词的语义特征，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同义词的同中之异，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本义、词源义考释有助于解释同义词的特定组合关系

一个词能与什么样的语言成分组合，怎样组合，组合能力是强还是弱，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词的词汇意义，一是词的语法特点。然而，同义词既属同一语法类别，又有相同的义位，可未必能与相同的对象组合。过去，人们已经看到这一事实，故往往在词汇学论著或词汇教学中特设一个同义词辨析角度——从语法方面辨析同义词的差异。可是，意思相同的词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用法，对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因此，当留学生问及“虎口”“鸟嘴”为什么不能说成“虎嘴”“鸟口”时，教师往往不假思索地告之这是习惯，是约定俗成的。这样一来，留学生对同义词的特异搭配就得一一记忆。学习效率低且不论，记不住的或没见过的还有可能出现同义词的不当替换，产生词语偏误。怎样使留学生理解同义词各自的搭配特点，加深记忆，从而克服同义词的使用偏误，最好的办法是找到制约同义词组合关系的因素，对同义词各自特定的语义搭配规则做出细致的描述和解释。

上面的分析使我们看到，本义或词源义不同的词，尽管发展出相同的概念义，但往往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些基因型的语义特征，正是这些语义特征，有可能潜在地制约着词语的组合关系。例如，“口”与“孔”“窍”“窠”“窟”“窟窿”等词同族，其词源义是“孔洞”，而“嘴”与“小”、柴（小木散材）、赏（小罚以财自赎）、娵（妇人小物）、疵（瑕釁小病）、（浅渡）、眚（短）、髭（口上胡须）、雌（母鸟）等词同族，词源义为“小”，本义是鸟嘴，鸟嘴的特点是尖细。现在“口”“嘴”的概念意义相同，但虎口、口腔、口臭、口疮、口感、口水、病从口入等中的“口”不能换成“嘴”，因为在这些组合中，“口”的语义重点在于口腔内部，这与其词源义“孔洞”相吻合；而在长嘴、插嘴、嘴尖、嘴硬、尖嘴猴腮、乌鸦嘴等组合中的“嘴”，不涉及口腔内部而与鸟嘴的某些特征相关。在同义词教学中，如果能对“口”“嘴”的搭配特点做这样的解释，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口”“嘴”与其他词语搭配的正确率。

本义、词源义的考释有助于解释两种组合关系：

1) 构词：复合词选取哪些单语素词作为构词成分受本义、词源义的制约。例如，“睡”和“眠”都有睡觉、睡眠义，但词源义不同。“眠”与民（奴隶、庶民）、昏（黄昏、昏暗）、愈（迷乱、糊涂）等词同族，寓暗昧不明义，它表睡眠义侧重于深睡眠状态，这一语义特征决定了复合词安眠、长眠、冬眠等对“眠”的选择。而“睡”与锤（锤子）、捶（春、捣）、槌（敲打）、追（雕刻）等同族，寓捶击义，本义指坐着打瞌睡，因坐着打瞌睡时脑袋不时失控下垂，与捶击的动作相类似，常被喻为鸡啄米，故名睡。睡的这一语义特征决定了不少与半睡眠状态相关的复合词选择了“睡”，如瞌睡、睡意、睡眠、睡懒觉等。

2) 用词：在不同的语境中，语言使用者往往受潜在在语感深处的语义特征的驱使，对

概念义相同的词语作出用甲不用乙的选择。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对“捅”“刺”“戳”的解释是：（只列相关义项）

捅：戳，扎。

刺：尖的东西进入或穿过物体。

戳：用力使长条形物体的顶端向前触动或穿过另一物体。

据此，三词皆可表示进入或穿过物体，故“捅了一刀”也可说成“刺了一刀”或“戳了一刀”；但在“捅破这层窗户纸”、“捅马蜂窝”、“捅炉子”、“用万能钥匙捅开了这把锁”等表达中，却不能用“刺”“戳”取代“捅”，原因在于，“捅”与“钟”“桶”“洞”等词同族，词源义为中空，因此，当动作对象明显为中空之物而非实体时，潜隐在语言使用者语感中的语义特征决定了其对“捅”的择取。

对于从小生活在汉语语境之中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已在长期的语言交际中感知到同义词各自的语义特征，即便他们不能准确地说出两个同义词在意义上有什么差别，可在具体的语境中，有时会自由替换同义词，有时则会不自觉地择取一个而拒绝另一个。例如“碰”和“撞”为同义词，义项相同。《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

碰：运动着的物体跟别的物体突然接触。

撞：运动着的物体跟别的物体猛然碰上。

中国人说“碰锁”，也说“撞锁”，说“碰壁”，也说“撞墙”，说“腿在门上碰了一下”，也说“腿在门上撞了一下”；可当表示相向运动导致的碰撞时，中国人往往择取“碰”而不用“撞”，如碰杯、碰碰车、碰头等。说“我在路上碰见他”时，隐含着离开原地向“路”运动，他也离开原地向“路”运动而导致相遇的意思。“碰”之所以有这样的搭配特点，是由于“碰”与“并”（合并）、“骈”（二马并驾）、“骍”（肋骨两两并合）、“拼”（两人相搏）、姘（男女苟合）等同族，其词源义为两者相合。而非汉语背景的外国留学生不能准确地感知到这种与词源义相关的深层语义特征，因此，他们往往不能理解“在教室里碰了一下头”和“在教室里撞了一下头”怎么可能有不同的意思，或者把强调主体单向运动导致的相遇替换为“碰见”，例如，“我无意中撞见他在吸毒”，留学生完全有可能用高频词“碰见”表示，说成“我无意中碰见他在吸毒”，这样的同义词混用往往使语言表达显得不够纯正地道。在同义词教学中，如果对词语的词源义和语义特征有所提示，当有助于学生对词语特定搭配的理解，提高用词的准确性。

四 结语

在同义词辨析中引入本义、词源义的比较分析，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现行同义词辨析方法的不足，有助于揭示同义词各自的语义特征，解释同义词的特定搭配关系，加深学生的理解与记忆，避免不恰当的同义词替换、生造词语和错误类推，使学生用词准确，表

意精细。同时，本义、词源义考释对于同义词辨析以外的词汇教学也有积极的意义，比如，它可以使学生了解多义词诸义项之间的意义联系和同族词之间的意义联系，帮助学生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式的词汇学习方法，自觉地注意词义和词汇的系统性，提高词汇学习的效率。当然，本义、词源义考释这种词汇教学方法的使用要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比如课型、教学内容和时间、学习者的学习目的等，特别是要受制于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因此，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用怎样的方式进行本义、词源义考释，都是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附注：—————

- ① 王 力（1950）《中国语文讲话》，开明书店。
- ② 谢文庆（1982）《同义词》，湖北人民出版社，第86-98页。
- ③ ④黄金贵（2000）论同义词之“同”，《浙江大学学报》第4期。
- ④ 武占坤、王 勤（1983）《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27页。

（此文收入赵金铭主编《汉语口语与书面语教学——2002年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